

渥太华圣派翠克节大游行 法轮功团体获赞

【明慧网】作为全球爱尔兰节庆的一部份，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一日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第 35 届圣派翠克节大游行。

当天加拿大首都的气温降至近零下十八度，加上北风，地表温度几乎达到了零下三十度。但游行仍然吸引了很多观众。第七年获得邀请、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再次获得广泛赞誉，沿路许多观众对天国乐团鼓掌、竖起大拇指。

在“史上最冷的圣派翠克游行日”中，五十多个来自蒙特利尔和渥太华



图：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的第 35 届圣派翠克节大游行

的天国乐团的乐手们，各个精神饱满、神采奕奕。天国乐团一共演奏了六首

乐曲《法轮大法好》、《法鼓法号》、《神圣的歌》、《法正乾坤》、《送宝》、《凯旋》。

一些法轮功学员在游行队伍两侧的人行道上发传单，介绍天国乐团，向社区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。

游行活动主办者之一 Bryan Daly 先生接受采访时赞誉天国乐团的演奏首屈一指，他说：“他们的演奏是最好的，非常精彩。他们的演奏如此同步，一切都是恰到好处。”

渥太华市长 Jim Waston 先生在市政厅听到了天国乐团的排练。他接受采访时说：“天国乐团能来游行真是太好了，我希望他们穿得暖一些，因为今天户外很冷。”◇

“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伪案”

【明慧网】“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伪案，我退党！”

【天津来稿】一次拨打真相电话，一个男士接听。我说：“喂，您好，送您一个福音，请问：‘三退’保平安听说过吗？”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说话，却也没挂断电话，我就给他讲啥叫“三退”，当前共产党的腐败等等。他认真听着，当我讲到所谓“天安门自焚”是骗局时，对方突然大声说：“那是江泽民一伙一手导演的，都是假的！”我说：“是呀，您看，咱老百姓能去北京天安门自焚吗，身上带着汽油去天安门？还没等到那就得给抓起来了。”

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：“我那天就在现场。”“啊！是吗？”我当时有点震惊，赶紧接着问：“那天警察不得警戒，您怎么能在那里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值岗的，那时我是个当兵的。”

听到这，我想，一定得让他明白真相后做三退，我赶紧说：“那您一定知道中共的邪恶了吧？请问您是党员吧？”他说：“退，我退，这个党呀是不行了！”

我想他妻子说不定也是邪党党员，就说：“回去给您妻子也讲讲真相，让她也退了吧。”他说：“她也是个党员，肯定不退。”我说：“那您赶紧给她讲讲真相啊，退了保平安。”他说：“好，我回头给她做做思想工作。”我说：“好，过两天我再给您打电话。”

过了一周，我给他打电话，“喂，您好，我是前几天给您打电话的人，讲‘三退’，知道吧？”他笑着说：“知道，知道，她退！”我高兴的说：“太好了！恭喜你们全家都有美好的未来！”

“我们学医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！”

【大陆来稿】我有位远方亲戚是在医疗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的医生。

那天我出去办事，路过她工作的医院就进去看望她。相互问候后，我就抓紧时间给她讲大法真相，法轮功学员遭到的严重迫害并劝她“三退”（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）。

她爽快的“三退”了，并对我说：当年媒体公开播放的所谓“天安门自焚”，我们学医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哪有喉管切开还能唱歌的，说话还那么清晰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因都知道中共的恶，大家不敢公开说罢了。◇



奇书《九评共产党》深入剖析了中共的邪恶本质，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，纷纷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自救。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：2.67 亿。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命，您退了吗？

被劳教三年酷刑折磨 保定退休教师控告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(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)张贵亭,女,现年七十岁,保定学院退休教师,二零零零年五月被非法劳教三年,在保定劳教所遭受关小号、野蛮灌食、“转化”迫害,后两次关洗脑班,遭吊铐、“熬鹰”虐待。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,张贵亭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《刑事控告状》,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。

在《刑事控告状》中,张贵亭曾这样写道:二零零三年三月,“洗脑班副主任高某某让两个人,一个是复员兵王某,另一个是南马庄的,把我铐在大树上,他们让我前身贴在大树上,双手抱树干,因铐的很紧,不一会儿,我就感到胸部发闷,呼吸困难,腿也站不住了,不由自主的往下蹲,双手往外挣扎,结果越动铐的越紧,都把手腕的皮磨破了,扎到肉里去了,后来难受的就觉的要死了一样,再后来就没有知觉了。”

修炼法轮功 多种疾病痊愈

我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多种疾病如高血压、神经衰弱、颈椎增生、乳腺增生、慢性咽炎、慢性胃炎、习惯性便秘、严重内痔、腰肌劳损、皮肤过敏等多种疾病。中西医治疗均不见效,气功高潮时,还练过几种气功也不见效,最后经人介绍学炼了法轮功,仅一个多月的时间,不知不觉中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,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状态,在我身上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

在保定劳教所被非法劳教 酷刑折磨

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二日,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政保科(科长名字记不清了)没履行任何法律程序非法劳教我三年,送到石家庄劳教所一、三、五大队。警察耿红军利用女流氓段淑英搜身,带去的東西全部翻了个底朝天,被褥都用手捏了,抢走了手抄经文。在一、三、五大队非法关押了一个月,不许说话,不许炼功,洗漱、吃饭、上厕所

所都受限制。一个月以后,我被送到石家庄劳教所女子大队,每天强迫劳动,分配任务,完不成任务加班加点。

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,保定地区的大法弟子被送到保定劳教所女子大队。劳教期间被开除公职,停发工资、退休金四年半,二零零四年六月至今降级发退休金,共少发十万余元。

二零零一年一月底,在保定劳教所保外就医。二零零一年七月,保定劳教所突然来了两个警察李大勇、张国红非法把我和刘玉亭用车又拉回了劳教所,原来他们计划要达到95%以上的“转化率”。不让我俩睡觉,罚站,不写“三书”,不准睡觉。我遭酷刑折磨如下。

关小号:

保定劳教所女子大队教导员闫庆芬把我和张锦英关了禁闭(小号)。小号里肮脏潮湿,对面墙上一小窗户被封死了,前边是铁栅栏门整天上着锁,苍蝇、蚊子、虫子成群结队的在地上床上乱爬,臭味呛人无法呼吸,年轻的女警一进屋就恶心的赶紧捂住鼻子。

闫庆芬怕我们炼功,我的一只手被铐在床头,白天黑夜一直铐着,时间一长,胳膊手都麻木,失去了知觉,大小便都在床下的一个便桶里,每天清晨来一个女警看着我们倒一次,然后洗脸刷牙只有几分钟的时间,每天两顿饭,是一个黑糊糊的小窝头和一块咸菜,我们不吃,一直绝食,这样被非法关了十五天,最后因为年轻女警都不愿来看着我们倒便桶,才让我俩出小号。

奴工、野蛮灌食:

后来让我上三楼和普教在一起,每天二十四小时由两个普教犯人监管,吃饭睡觉上厕所等都不自由。做奴工是做一种塑料花,定任务,完不成不让睡觉,晚上加班干到深夜。

为了反迫害,我们不做奴工,继续绝食,一天杜狱医带着几个人来强行灌食,把我按在凳子上,有揪头发往后拽的,有捏鼻子的,有按着胳膊腿的,有拿钢勺子撬牙的,毫无人性。

坐小板凳、看诽谤录像:

为了强迫我们放弃信仰“真善忍”,早晨五点强迫 women 起床,白天坐一天小板凳,不许喝水,不许说话,不许上厕所,不许合眼,只许看电视,看栽赃诽谤法轮功的录像,不看就打耳光、罚站。

非法延期劳教、送洗脑班

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劳教期满,因我在最后的总结表上写了大法的美好,被加期一个月。三月二十八日因为不“转化”,又被保定市六一零及保定学院领导送到了涿州南马庄的“法制教育基地”(洗脑班)。

“小白楼洗脑班”:“熬鹰”等迫害

二零零三年八月七日,保定市小白楼洗脑班成立,八月七日,由保定学院保卫科长张某某把我从清苑劫持到小白楼洗脑班,在劳教所不“转化”的都送到这里,陆陆续续又送来了很多人。

他们对我采取了“熬鹰”(昼夜不让睡觉)的手段,几个人轮流值班逼着我看录像,面对着墙念污蔑法轮功图片,经常三、四个人围着我大喊大叫,逼着我“转化”。

熬到第三天,又找来学校两个主任来劝我,第四天,学校党委副书记和保卫科长来做我的“工作”,第五天,又把我老伴找来劝我,老伴看我被折磨成那样,眼泪掉下来了。

后来,我感到右腹处隐隐作痛,疼痛加剧,值班张医生来给我检查身体,说我患有慢性阑尾炎,就是这样还不让回家,开始给我输液,还让老伴来交五百元押金,老伴没给,说他们这是执法犯法。洗脑班主任恼羞成怒给市委打电话告了我老伴,市委打电话给老伴的单位叫老伴写检查。

直到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七日才回家。◇

